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五

列傳五十五

李德裕

子燁 燁子延古 延古以下從新書增

崔叔

下柔立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懿公元和初宰相祖父自有傳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恥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

以蔭

補校書郎

累辟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宏靖罷相鎮太原辟爲

掌書記由大理評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宏靖入朝真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卽位召入翰林

充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旣見德裕尤重之禁
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
紫之服踰月改屯田員外郎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
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導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
嫉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
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元宗開元中禁止尤
切訪聞近日駙馬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
伎可以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爲
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
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卽於中書

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
二年二月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吉甫在相位時牛
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
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事在李宗閔
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
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
沮議深以用兵爲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
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
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
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

士出爲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在襄陽入朝乃密賂織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爲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旣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潤州承王國清兵亂之後前使竇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寢驕財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布政

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昭愍皇帝童年纘厯頗事奢靡卽位之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盞子粧具二十事進內德裕奏曰臣百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常憂曠職孜孜夙夜上報國恩數年已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力之間尙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三日

藏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
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
上宏儉約之德下敷惻憫之心萬國羣眈鼓舞未息昨
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
約之道務發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已
偃元風豈止微臣獨懷抃賀況進獻之事臣子常心雖
敕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唯臣當道素號富饒近年已
來比舊卽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
除隨貢出榷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榷獲利至厚
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貢獻繁多自後莫

及至薛萃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敕却停榷酤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填經費之中未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迴市去二月中奉宣令進盤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進粧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

新書
二萬

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尋令併合四節進奉金

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
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迨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
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
覽前件權酷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褊短本末
有由伏料陛下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事
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
遣臣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前
後詔敕並可遵承輒冒宸嚴不勝戰汗之至時準赦不
許進獻踰月之後徵貢之使道路相繼故德裕因訴而
諷之事奏不報又詔進可幅盤條繚綾一千疋德裕又

論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繚綾一千疋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書又元宗命中使於江南採鵪鶉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元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卽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元宗皆不加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鵪鶉鏤牙至爲微細若水等尙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

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
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
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
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陛下納誨
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元鵠天馬掬豹
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疋費用至多
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
織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元宗
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已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
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

不勝懇切兢惶之至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元和以來
累敕天下州府不許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
貨無厭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
厚利江淮之民皆羣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
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榜招
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
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徭影庇資產自正月
已來落髮者無筭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
餘人勘問唯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
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問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

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卽迴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
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
朝廷法度狀奏卽日詔徐州罷之敬宗荒僻日甚遊幸
無恒疎遠賢能昵比羣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
進言海內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
使獻丹宸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
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疎而言親者危地遠而
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
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
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

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尙竭誠盡忠不避尤悔況
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獻丹宸
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兢惶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
爽以俟雞鳴旣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
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
志其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尙不懷
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緲四時所御
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
詔還駮耳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
裘旣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仁爲美不過天道斯爲

至理其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
成功漢驚流洄舉白浮鍾魏叡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
忤善亦不從以規爲瑱是謂塞聰其辯邪箴曰居上處
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
上書知僞照奸得情燕蓋旣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
流淑聲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
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元黃莫辨觸瑟始仆栢谷
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獻飡斯可誠懼帝手詔答曰卿文
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
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廷

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
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
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坐隅用比韋弦之益
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旣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
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旣遐睠屬何已必當克已以副
乃誠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坐
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
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任羣小也防微諷輕出遊
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荅詔頗
嘉納其心焉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迴

聖獎而逢吉當軸枳棘其塗竟不得內徙寶祿二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輦血旣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甿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敬宗爲兩街道

士趙歸真說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其道僧惟
貞齊賢正簡說以祠禱修福以致長年四人皆出入禁
中日進邪說山人杜景先進狀請於江南求訪異人至
浙西言有隱士周息元壽數百歲帝卽令高品薛季稜
往潤州迎之仍詔德裕給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還獻
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元元人之聖者莫若軒
黃孔子昔軒黃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對曰無
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必自清無勞子形無搖
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
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元

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黃發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用元祖之訓修軒黃之術凝神閑館物色異人將以覲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威必降真仙若使廣成元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爲小術銜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一無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

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又高
宗朝劉道合元宗朝孫臯生皆成黃金二祖竟不敢服
豈不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載於國史
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隱唯問保和之術
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
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歡心臣思竭愚衷以裨
元化無任兢憂之至息元至京帝館之於山亭問以道
術自言識張果葉靜能詔寫真待詔李士昉問其形狀
圖之以進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
情及昭愍遇盜而殂文宗放還江左德裕深識守正皆

此類也文宗卽位就加檢校禮部尙書大和三年八月
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
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
尙書出爲鄭滑節度使德裕爲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
雖遠闕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蓋採朝論徵之到
未旬時又爲宗閔所逐中懷於悵無以自申賴鄭覃侍
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
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
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尙書成都尹劔南西川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

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閔有恩度征淮西時請宗閔爲彰

義觀察判官自後名位日進至是恨度援德裕罷度相

位出爲興元節度使牛李權赫於天下西川承蠻寇剽

虜之後

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

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

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

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守

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

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

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路也

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

東北由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至德後

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人者也

唐書卷三十三 李德裕

七

河隴陷蕃唯此州尙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與此
州閭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
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臯鎮
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
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
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
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宜敗約
語在僧孺傳乃詔德裕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
贊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

闕文案新書云德裕終身以爲恨

六年復修

邛崃關移雋州於臺登城以扞蠻德裕所歷征鎮以政

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蜚數年之內夜犬不

驚瘡痍之民粗以完復

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

韋臯招來南詔復嶺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啟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難疽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歲夷尙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討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瘁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獐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鷺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伏羲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叩岷關徙嶺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嶺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

夫多死德裕命轉邛雅粟以十月爲漕始先夏而至以
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爲
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兩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
及期則歸諸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
先主祠旁有孫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
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安懼南詔請還所俘
千人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怛謀
縛送以快戎心絕歸降之義上頗尤僧孺其年冬召德
裕爲兵部尚書僧孺罷相出爲淮南節度使七年二月
德裕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七百萬故事丞
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
通賓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間酣醉
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
凡罷朝由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閤者又罷京兆策沙
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
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

進雖聖賢經營無由成功六月宗閔亦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

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屬食利因是挾貲行天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商倚以自高德裕

罷之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八年正

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僚宰臣退問安否上歎

醫無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

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之至是以藥稍効始善

遇之守澄復進李訓善易其年秋上欲授訓諫官德裕

奏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

無故用之必駭視聽上曰人誰無過俟其悛改朕以逢

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奸

邪無悛改之理上顧王涯曰商量別與一官

德裕搖手止涯帝適

見不擇

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肅韓欽封之不下

王涯召肅面諭令下俄而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已九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德裕中謝日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敕守兵部尚書宗閔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尋改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等使代王璠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仲陽者漳王養女

新書養母疑當從新書

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

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託漳王圖爲
不軌四月帝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
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
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羣論稍
息尋授德裕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月又貶袁州長史
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月宗閔坐救楊
虞卿貶處州李漢坐黨宗閔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
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爲朋黨所誣明
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祿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
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帝從容語宰相曰朝廷豈有遺事
乎衆進以宋申錫對帝俛首涕數行下曰當

此時兄弟不相保況申錫邪有司爲十一月檢校戶部

我哀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

向書復浙西觀察使與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

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

德裕

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牛僧孺初僧

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代副使張鷟即時入朝

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正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

十四萬

新書四十萬疑當從新書

仍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辨

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到鎮疾

病爲吏隱欺請罰

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請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

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其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卽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謩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尙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卽位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爲異事

既入謝卽進戒

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旣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論松栢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葛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

則琴瑟笙箏弋獵馳騁非害霸者唯知人不能舉舉不
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元德憲四宗皆盛朝
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浸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
始一委輔相故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不竝進造黨與亂
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
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
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
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
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
臣無猜則讒邪不干於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
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
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
常疑楊嗣復李珣願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
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
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
人罪惡暴著天下其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爲
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事雖千疏
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
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
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

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
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 會昌元年兼

左僕射開成末回紇爲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
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
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
軍使田牟請以沙陁退渾諸部落兵擊之上意未決下
百僚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
之際回紇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
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
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
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

沙陁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爲國家扞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讐陷之必矣不如以理卹之俟其越軼用兵爲便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新書二萬碩俄而回紇宰相嗛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衆饑乏漸近振武保大柵杷頭峯突入朔州州界沙陁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拒者上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杷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

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
卽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
劉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
還宮語在石雄傳尋進位司空新書三年二月趙蕃奏
黠戛斯攻安西北廷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曰據
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廷去京五千二百里承
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
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廷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
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廷須取回紇路去
今回紇破滅又不知的屬黠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

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況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三臣者當自有之時尙欲棄之以肥中國況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僞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換虛事卽是滅一回

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乃止德裕又以大和五年吐蕃
維州守將以城降爲牛僧孺所沮終失維州奏論之曰
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是
維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
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歎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
遽獻疑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
將此爲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
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
致禍陳湯見徙是爲郅支報讐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
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

高山絕頂三百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因茲陷沒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凌近甸宵旰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以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旣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逕屈盤猛士多糜於礪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執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奏聞所冀探其情僞

其悉怛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遂相繼空
壁歸臣臣卽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
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
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
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旣失險阨
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
利乃爲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
帶隨俟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一年猶圍魯州以
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
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

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舁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帥譏誚曰旣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冊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恒謀舉城受醢由

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賜贈官
其年德裕兼守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
以其姪榘擅總留後三軍請降旄鉞帝與宰臣議可否
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
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身歿之後德宗尙不許繼襲令
李緘護喪歸洛泊劉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
因循遂許從諫繼襲開成初於長子屯軍欲興晉陽之
甲以除君側與鄭注李訓交結至深外託効忠實懷窺
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劉榘管兵馬若不加討伐何以號
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効自茲威令去矣帝曰

卿笑用兵必克否對曰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魏鎮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不欲出山東其山東三州委鎮魏出兵攻取上然之乃令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鎮諭旨賜魏鎮詔書云卿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何宏敬王元逵承詔聳然從命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而能伐謀也謂審其切於事初議出兵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例許之繼襲皆曰悟功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功臣請自

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

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為兵猶五攻昌霸三越

漢況其下哉然羸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為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

死塞責帝忿然曰為我語於朝有

及宏敬元達出兵

元達

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羣論遂息兵已出而宏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宏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路

德裕又奏曰貞元大和之間朝廷伐叛詔諸道會兵纔

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

量取一縣一柵以為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請處分元

達宏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進討

經年未拔澤潞及宏敬元達收邢洛磁三州稹黨遂離

俄而高文端歸命稱稹糧乏皆女子按穽哺兵未幾郭誼持檣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

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
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
等及嘗爲稹用者悉誅之以至平殄皆如其筭時王師方討澤潞三

年十二月太原橫水戍兵因移戍榆社乃倒戈入太原

城遂節度使李石推其都將楊弁爲留後武宗以賊稹

未殄又起太原之亂心頗憂之遣中使馬元貫新書元實往

太原宣諭覘其所爲元貫受楊弁賂欲保祐之四年正

月使還奏曰楊弁兵馬極多自牙門列隊至柳子十五

餘里明光甲曳地德裕奏曰李石比以城內無兵抽橫

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榆社安能朝夕間便致十五里兵

甲耶元貫曰晉人驍敢盡可爲兵重賞招致耳德裕曰

招召須財昨橫水兵亂止爲欠絹一疋李石無處得楊
弁從何致耶又太原有一聯甲並在行營安致十五里
明光耶元貫詞屈德裕奏曰楊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
力不及寧捨劉稹卽時請降詔令王逢起榆社軍又令
王元逵兵自土門入會於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之
卽日召榆社本道兵誅楊弁以聞自開成五年冬回紇
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
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
德裕諸相無預焉

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

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

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銳兵票士皆監軍
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

大兵隨以北由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鵲澤潞德裕
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
一以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
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
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
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
盡吾意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救為忠義指意丁
寧使歸各為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
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為我謝張仲武
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
吏曰僧敢入者斬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忤於武不
可戰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
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
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
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
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
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
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
轍滿矣帝不聽於是挾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三
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

千戶

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

度為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

官酬公母固辭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冢孫寬中始生

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五年

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五年

武宗上徽號後累表乞骸不許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

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

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此周無邪心

也臣嘗以其鮐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其工驩兜則為

黨舜禹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賢人君子

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

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

君不為黨也公孫宏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宏推其

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宏雖竝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

布被為詐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太宗與房元齡圖事

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元齡之策

則同心圖國不為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

黨川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

李德裕

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
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
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
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
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
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
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
否則抑壓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
偽見矣時韋宏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
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
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
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
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
俗浸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匡衡
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
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宏
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
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
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
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

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
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千古者朝廷
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宏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
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來當遏
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
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
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德裕病月餘而星家
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

犯上

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

度使

案宣宗紀宣宗卽位罷相拜荆南節度武宗朝未嘗免也誤

數月追還復知政

事

當國凡六年

宣宗卽位罷相

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

耶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翼日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出爲東

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德裕特承武宗恩顧委以樞

衡決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及昭肅棄

天下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顧待甚優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與倚據構致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大中元年秋尋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又令前永寧縣尉吳汝納進狀訟李紳鎮揚州時謬斷刑獄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冤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德裕旣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至三

年正月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時年六十三

德裕既沒見夢合瓜

絢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絢語其子滴滴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絢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

白於帝得以喪還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德裕以器

業自負特達不羣好著書爲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

而讀書不輟有劉三復者長於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

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參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

終日

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策歷邢州

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於州嘏說使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客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吳汝納之

獄朝廷公卿無爲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錮就逮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柔立者德

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大中初爲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內慙傷之爲上書直其冤坐

唐書卷三
三
阿附貶
南陽尉

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

用兵詔令制置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

焉

不喜飲酒後
房無聲色娛

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

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

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

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

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畧伐叛志獻替錄行於世初貶潮

州雖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

愁志其論其數曰仲尼罕言命不語神非謂無也欲人

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而致人爵不欲信富

貴於天命委福祿於冥數昔衛卜協於沙邱爲諡已久
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悟朝歌未滅而國流丹烏白帝
尙在而漢斷素虵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
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神明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
情而狼跋於周鳳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
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
於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命偶
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胃懷榮枯生於口吻沛
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樹而挾彈者在
其後也乙丑歲予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間有隱

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謂方城長曰此官人居守後
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予者必因天譴譖予者乃自鬼
謀雖抱至冤固不爲恨予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
遁世者初掌記北門管涔隱者謂予曰君明年當在人
君左右爲文翰之職須值少主予聞之愕然變色隱者
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予問曰何爲事少主對曰君與少
主已有宿緣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召入
禁苑及爲中丞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予下榻與語曰時
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則
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

吳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
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纔升階未及命席謂予曰公當
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之協不
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而入代予持憲
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之士爲予言之
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祕莫得預聞其自序如此斯
論可以警夫躁競者故書於事末德裕三子燧檢校祠
部員外郎汴宋毫觀察判官大中二年坐父貶象州立
山尉二子幼從父歿於崖州燧咸通初量移郴州郴縣
尉卒於桂陽子延古

乾符中爲集賢校理擢累司勳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不朝

謁貶衛尉主簿

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嚴廊啓奏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奇才也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罪其竊位卽太深文所可議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泯是非於度外齊彼我於環中與夫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淪身瘴海可爲傷心古所謂攫金都下忽於市人離婁不見於眉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贊曰公之智決利若青萍破虜誅叛摧枯建瓴功成北
闕骨葬南溟嗚呼煙閣誰上丹青

新書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爲流涕而主
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
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尊者下陵
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
以所私乘孤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顏相問於前
而以衆寡爲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爲名宰相不
能損所憎顯擠以仇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智播
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
中興與姚
宋等矣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五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六

列傳百六

憲宗以下諸帝子

憲宗二十子

穆宗五子

敬宗五子

文宗二子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八子

僖宗二子

昭宗十七子

端王禎以下七王從新書增
嗣襄王煜 朱玫 王行瑜

憲宗二十子 穆宗皇帝 宣宗皇帝 惠昭太子 寧澧王 恂
深王 恂 洋王 忻 絳王 悟 建王 恪 鄜王 憬 瓊王 悅 沔王 恂
婺王 懌 茂王 愔 淄王 協 衡王 憺 澶王 悅 棣王 曄 彭王 惕

信王懽榮王憤

惠昭太子寧憲宗長子也母曰紀美人貞元二十一年

四月封平原郡王元和二年八月進封鄧王

於是國嗣未立李絳

等建言聖人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然後人心定宗祏安有國不易之常道陛下受命四年而冢子未建是開窺觚之端垂愼重之義非所以承列聖示萬世帝曰善四年

閏三月立爲皇太子改名宙

前以制示絳等

尋復今名其年有

司將行冊禮以孟夏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罷至十

月方行冊禮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十九廢朝十三日

時敕國子司業裴蒞攝太常博士西內勾當蒞通習古

今禮儀嘗爲太常博士及官至郎中每兼其職至改司

業方罷兼領國典無皇太子薨禮故又命萑領之廢朝
十三日蓋用期服以日易月之制也諡曰惠昭

澧王惲憲宗第二子也本名寬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
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澧王七年改今名時吐突承璀恩
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澧王
欲以威權自樹賴憲宗明斷不惑上將冊拜太子詔翰
林學士崔羣代澧王作讓表一章羣奏曰凡事已合當
之而不爲則有退讓焉上深納之及憲宗晏駕承璀死
王亦薨於其夕以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發喪廢朝三
日長子漢東陽郡王次子源安陸郡王第三子演臨安

郡王

深王悰本名察憲宗第四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彭城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深王七年改今名長子潭河內郡王次子淑吳興郡王

洋王忻本名寰憲宗第五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爲高密郡王元和元年進封洋王七年改今名大和二年薨長子沛大和八年封潁川郡王

絳王悟本名寮憲宗第六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文安

郡王元和元年進封絳王七年改今名寶祿二年冬

敬宗

崩蘇左明等矯詔以王領軍國事王守澄等立文宗

遇害長子洙大和八年封新

安郡王第二子滂封高平郡王

建王恪本名審憲宗第十子也元和元年八月淄青節度李師古卒其弟師道擅領軍務以邀符節朝廷方興討罰之師不欲分兵兩地乃封審爲建王間一日授開府儀同三司鄆州大都督充平盧軍淄青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而以師道爲節度留後不出閤七年改今名長慶元年薨無嗣

鄆王憬長慶元年封開成四年七月薨長子溥平陽郡王

瓊王悅長慶元年封第二子津河間郡王

沔王恂長慶元年封長子瀛晉陵郡王

婺王懌長慶元年封長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愔長慶元年封長子漣武功郡王

淄王協憲宗第十四子也長慶元年封開成元年薨長

子澣大和八年八月封許昌郡王第三子渙馮翊郡王

衡王憺長慶元年封長子涉晉平郡王

澶王悅長慶元年封長子濬鴈門郡王

棣王惲宣宗紀惲憲宗十八子大中六年宣宗紀封咸通三年薨

彭王惕宣宗紀惕憲宗十七子大中三年宣宗紀封乾寧中韓建殺之石隄谷

無嗣

信王愐大中十四年封咸通八年薨

榮王愐咸通三年封廣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授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其年十月十九日薨其子令平嗣王穆宗五子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懷懿太子湊安王溶

懷懿太子湊穆宗第六子少寬和溫雅齊莊有度長慶初封漳王文宗以王守澄恃權深怒閹官欲盡殺之密令宰相宋申錫與外臣謀畫其計守澄門人鄭注伺知其事欲先事誅申錫以漳王賢而有望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告變言十六宅宮市典晏敬則朱訓與申錫親

吏王師文同謀不軌朱訓與王師文言聖上多病太子
 年小若立兄弟次是漳王要先結託乃於師文處得銀
 五錠絹八百匹又晏敬則於十六宅將出漳王吳綾汗
 衫一領熟線綾一匹以答申錫其事皆鄭注憑虛結構
 而擒朱訓等於黃門獄鍛鍊僞成其款居三四日朝臣
 方悟其誣構諫官崔元亮等閣中極諫叩頭出血請出
 申錫獄付外勘鞫鄭注輩恐其僞迹敗露乃請行貶黜
 制曰王者教先入愛義不遺親豈於同氣之中可致異
 詞之間如或慎修不至詿誤有聞構爲厲階犯我邦紀
 未加殛竄尙屈彝章漳王湊手足之親磐石是固居崇

寵秩列在戚藩頃多克順之心亦有尙賢之志而滿盈
生患敗覆是圖姦兇會同謀議聯及汚我皇化彰於外
朝初駭予衷再驚羣聽尙以未具獄詞猶資審慎建侯
之命姑務從寬可降封巢縣公制下上使中使齎巢縣
官誥就十宅賜湊言國法如此爾宜寬勉八年

文宗紀
九年

薨贈封齊王鄭注伏誅帝思湊被陷而心傷之開成三
年正月制曰褒善飾終王者常典況我友于之愛手足
之親永言痛悼之懷用錫元良之命故齊王湊孕靈天
宇擢秀本枝孝敬知於孩提惠和洽於親愛將固磐石
遂分茅社學探蟻術之精智有象舟之妙好書樂善造

次不失其清規置醴尊師風雨不忘其至敬方期台耇
以保怡怡天胡不仁殲我同氣念周宣好愛之分長慟
莫追覽魏文榮樂之言軫懷無已繇是稽諸前典式展
追榮特峻彝章表恩泉壤雖禮命之儀則爾而天倫之
恨何攄遐想幽魂宜膺寵數可贈懷懿太子有司擇日
冊命

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長慶元年封大和八年
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初敕安王潁王
竝依百官例逐月給料錢

文宗晚稍多疾妃陰請以王爲嗣密爲自安地帝與宰相

李珣謀珣謂不可乃止

武宗卽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

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爲嗣故王受禍嗣復貶官

敬宗五子悼懷太子普梁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言揚陳王成美

悼懷太子普敬宗長子也母曰郭妃寶曆元年封晉王

文宗愛之若已子常欲爲嗣

大和二年薨年五歲上撫念之甚厚冊

贈悼懷太子

梁王休復開成二年八月詔曰王者胙土畫疆封建子弟所以承衛帝室蕃茂本枝祖宗成式朕曷敢廢況天付正性夙奉至訓尊賢好善體仁由禮是可舉建侯之

命膺分社之榮親親賢賢於是乎在敬宗皇帝第二子
休復第三子執中第四子言揚第六子成美皆氣蘊冲
和行推敬慎游泳墳索佩服師言宜開土宇之封用申
睦族之典休復可封梁王執中可封襄王言揚可封紀
王成美可封陳王宜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襄王執中與梁王同時受封第三男案樂平郡王
紀王與襄王同時受封

陳王成美與紀王言揚同時受封開成四年十月詔曰
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嘗不正國本而承天序建儲
貳而主重離朕以寡昧祇荷丕圖虔恭寅畏忠固鴻業

慎擇全懿曠於旬時而卿士獻謀龜筮告吉以爲少陽
虛位願舉盛儀列聖垂休俾合予志選賢而立式表無
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陳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溫
文合雅謙敬保和裕端明之體度尙詩書之辭訓言皆
中禮行不違仁是可以訓考舊章欽若成命授之七鬯
以奉粢盛宜迴朱邸之榮俾踐青宮之重可立爲皇太
子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自莊恪太子薨將相大臣
洎職言者拜章面陳凡累月上遂命立陳王未行冊禮
復降仍舊其年殂於藩邸

典冊未具而帝崩仇士第十

九男儼宣城郡王

案新書宗室表宣城王儼爲元宗子
陳王瑋子此作成美子蓋因陳王而

誤且成美薨于武宗卽位之年計其年亦不過十餘歲耳不應有十九男封王也又案文宗紀開成三年二月封故陳王第十九男儼爲宣城郡王紀但曰故陳王闕名則無成美二年八月封陳王而三年二月卽有第十名男封王也其非成美無疑然新書表以爲陳王珪子則又無元宗之孫至是始封郡王之理疑元宗諸孫名皆從人因其名儼故云珪子舊紀無名新表疑屬附會

文宗二子莊恪太子永蔣王宗儉

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也母曰王德妃大和四年正月封魯王六年上以王年幼思得賢傅輔導之時王傅和元亮因待制召問元亮出於卒吏不知書一不能對後宰相延英奏事上從容曰魯王質性可教宜擇賢士大夫爲官屬不可復用和元亮之輩因以戶部侍郎庾敬

休守本官兼魯王傅太常卿鄭肅守本官兼王府長史
戶部郎中李踐方守本官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降詔
冊爲皇太子上自卽位承敬宗盤遊荒怠之後恭儉惕
慎以安天下以晉王謹愿且欲建爲儲貳未幾晉王薨
上哀悼甚不復言東宮事久之今有是命中外慶悅後
以王起陳夷行爲侍讀開成三年詔宮臣詣崇明門謁
朔望侍讀偶日入對
上以皇太子宴遊敗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特開延英
召宰臣及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南班四品已上官對
宰臣及衆官以爲儲后年小可俟改過國本至重願寬
宥御史中丞狄兼謩上前雪涕以諫詞理懇切翼日翰

林學士六人泊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又進表陳論上
意稍解其日一更太子歸少陽院以中人張克已栢常
心充少陽院使如京使王少華判官袁載和及品官白
身內園小兒官人等數十人連坐至死及剝色流竄尋
詔侍讀竇宗直周敬慎新書敬復依前隔日入少陽院其年
薨敕兵部尙書王起撰哀冊文曰維大唐開成三年歲
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陽院
十七日辛丑遷坐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朔二十四日
戊寅命冊使太子太師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
平章事鄭覃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持節冊諡

曰莊恪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驪山之北原
莊恪陵禮也玉琯歲窮金壺漏盡祖奠告徹哀笳將引
庭滅燎而月寒路搖旌而風緊皇帝念主鬯之缺位悼
佩觿之天年銅樓已閉銀牒徒懸方追思於對日遽冥
寞而賓天典冊具舉文物咸備爰詔侍臣顯揚上嗣其
詞曰皇矣帝緒肇基綿古種德尊道宗文祖武上聖開
成天下和平儲祉發祥是生元良覃訏之初岐嶷用彰
蘊才游藝玉裕金相旣免孩提是加封殖俾維城於東
魯錫介珪於上國辭榮朱邸正位青宮尊師重傅養德
含聰畏馳道而不絕問寢門而益恭招賢警戒齒胄謙

冲冀日躋於三善奉天慈於九重漢莊好學旣顯於外
魏不能文方循於內美不二於顏過嘉得三於鯉退焜
耀甲觀鏗鏘瑜珮方積善於爲山何反真而遊岱嗚呼
哀哉憂兢損壽沈痾始邁羣望並走百靈宜祐吳客之
問徒爲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東朝之降咎
天垂象而則然人由已而何有嗚呼哀哉稅駕乘華兮
卽宮夜臺鳳笙長絕兮蜃輅徐來啓青宮而右出歷元
灞而左迴度凋林兮魂斷入曠野兮心摧水助挽而幽
咽雲帶髮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見新廟之方開嗚呼
哀哉授經兮曷期執紼兮增歎九原作兮何嗟及七日

還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逝無西園之蓋飛商山之羽
翼已散望苑之賓客咸歸瑟彼玉簡闕於泉扉用專信
於文字願不昧於音徽嗚呼哀哉初上以太子稍長不
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廢黜迫於公卿之請乃止太子
終不悛改至是暴薨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
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已故日加
誣譖太子終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明年
以陳王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緣幢有一夫在下憂其
爲太子墮地有若狂者上問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謂左右曰
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材宮人張十

十等責之曰陷吾太子皆爾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

前耶立命殺之

宰相楊嗣復等不及知因言楚材等罪當誅京兆殺之不覆奏敢以請翼曰詔

京兆後有決死敕不覆者亦許如故事以聞

蔣王宗儉文宗第二子開成二年封

武宗五子

杞王峻開成五年封

益王峴

兗王岐

德王嶧

昌王嵯皆會昌二年封

宣宗十一子懿宗皇帝餘竝封王

靖懷太子漢會昌六年封雍王大中六年薨冊贈靖懷太子

雅王涇宣宗第二子大中元年封

衛王灌大中十一年封十四年薨

夔王滋宣宗第三子也會昌六年封咸通四年薨

新書通王

滋會昌六年始王夔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餘五王處大明宮內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為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為王授經鄆王立為懿宗乃罷滋從王昭宗乾寧三年為韓建所害案舊書傳云咸通四年薨新書懿宗紀同不應昭宗時猶在疑此通王滋別是一王猶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類耳其名偶與夔王滋同非宣宗之子徙封於通也又案楊志誠傳大和八年以通王淳遙領盧龍節度則文宗時已有通王名淳者然犯

憲宗嫌名則淳
疑爲滋字之誤

慶王沂第四子也會昌六年封大中十四年薨

濮王澤第五子也大中五年宣宗紀元年封

鄂王潤第六子也大中五年宣宗紀元年封乾符三年薨

懷王洽第七子也大中八年宣宗紀五年封

昭王洎第八子也大中八年宣宗紀五年封乾符三年薨

康王汶大中八年宣宗紀五年封乾符四年薨

廣王灃大中十一年封乾符四年薨

懿宗八子僖宗皇帝昭宗皇帝餘竝封王

魏王侑咸通三年封

涼王健咸通三年封乾符六年薨

蜀王佶咸通三年封

威王侖咸通六年封郢王十年改封今王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開府儀

同三司檢校太傅仍加食邑三百戶

王於兄弟爲最賢始僖宗崩王最長

將立之楊復恭獨議以昭宗嗣乾寧元年李茂貞等以兵入京師謀廢帝立王會李克用以兵逐行瑜乃止

睦王倚咸通十三年封

爲劉季述所殺天復初追贈恭哀太子

僖宗二子

建王震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

益王陞光啓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封

昭宗十子

新書十子

哀帝餘竝封王

德王裕昭宗長子也大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乾寧

四年二月十四日冊爲皇太子時駕在華州

乾寧三年通王滋領

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觀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道迎之留次華州韓建畏諸王主兵誘防城卒張行思花

重武相次告通王以下欲殺建建他日又造訛言云王

欲劫遷車駕別幸藩鎮

脅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

諸王懼詣

建自陳

敕滋與睦王濟王韶王彭王韓王陳王沂王詣建自解

建乃延入臥內密

遣人奏云今日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沂王陳

王等八人到臣理所不測事由臣竊量事體不合與諸

王相見兼恐久在臣所於事非宜忽然及門意不可測
又上疏抗請歸十六宅如是者數四帝不允建懼爲諸
王所圖乃以精甲數千圍行宮請誅定州護駕軍都將
李筠帝懼甚詔斬筠於大雲橋其三都軍士尋放還本
道殿後都亦與三都元繞行宮扈蹕至是竝急詔散之
罷諸王兵柄建慮上不悅乃上表請立德王爲皇太子
其年八月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自太原還詔與通王已下
八王並賜死於石堤谷又嗣覃王常督兵伐茂貞於是劾奏比歲兵纏近輔諸王階其禍使乘輿越在下藩不得安臣已請解其兵今延覃丹三王尙陰計以危國請誅之帝曰渠至是邪後三日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王宅諸王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堤谷殺之

徐以謀反聞
天下冤之

光化末樞密使劉季述王仲先等幽昭宗

於東內冊裕爲帝及天復初誅季述仲先與寺人藏於
右軍羣臣請殺之昭宗曰太子冲幼爲賊輩所立依舊
令歸少陽院及朱全忠自鳳翔迎駕還京以德王眉目
疎秀春秋漸盛常惡之謂崔胤曰德王曾竊居寶位天
下知之大義滅親何得久留是教後代以不孝也請公
密啓胤然之昭宗不納他日言於全忠全忠曰此國家
大事臣安敢竊議乃崔胤賣臣也尋以哀帝爲天下兵
馬元帥後昭宗至洛下一日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元
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須令廢之又欲殺之言

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元暉具報全忠由是轉恚昭
宗遇弑之日蔣元暉於西內置社筵酒酣德王已下六
王皆爲元暉所殺投屍九曲池

棣王昀乾寧元年十月八日封

昭宗紀在二
年下三王同

虔王禔

沂王禕

遂王禕竝與棣王同時封冊

景王祕乾寧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昭宗紀
在二月封

祁王祺與景王同時封冊

雅王禎

瓊王祥並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

昭宗紀乾寧四年二月封端王

祐元年始王與豐和登嘉四王同封豐王和和王福登王禧嘉王祐頴王視天祐二年始王與蔡王祐同封

嗣襄王煜

肅宗子襄王僨裔孫

性柔善無他能光啓二年春車駕

在寶雞西軍逼請幸岐隴帝以數十騎自大散關幸興

元時煜有疾不能從因爲朱玫所挾至鳳翔有臺省官

從行未及者僅百人四月玫乃與宰相蕭遘裴澈率羣

寮

盟石

冊煜爲監國

因還京師卽封拜官屬初遘執不

澈爲門下侍郎鄭昌圖中書侍郎皆平章事

煜以鄭昌圖判度支而鹽鐵戶

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目曰廢置相公五月

煜遣僞戶部侍郎柳陟等十餘人分諭關東河北諸道

納偽命者甚衆十月

攻又脅太子太師裴瓌等奉牋勸進

朱玫率蕭邁等

冊熅爲帝

熅五讓乃卽位

改元曰建貞遙尊僖宗爲太上元皇

聖帝初河中王重榮表率東諸侯進貢唯蔡賊與太原

不順秦宗權自僭號太原不協於朱玫故也

時帝遣使諭重榮克

用故二人聽命

及王行瑜殺朱玫熅奔至渭上王重榮使人迎

之熅與僞百官泣別謂曰朕見重榮當令與卿等各備

所服以接卿殺朱玫之翼日熅爲鄜州亂軍所殺

至蒲執殺

之因械澈等于獄誅殺僞官

行瑜遂函首送行在熅四月監國至十

二月死凡在僞位九月矣

始熅首至羣臣自帝御興元南門受之百官稱賀太常博

士殷盈孫奏言禮公族有罪有司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走出致刑焉君爲素服不舉者三日

今媼皇族以不能固節迫脅至此宜廢為庶人絕屬籍葬以庶人禮大捷之慶須朱玫首至乃賀詔可

朱玫者邠州人也少從邊以功歷郡守王黃巢盜長安有

度使方調兵玫陽事之乘間斬王玫以留後讓李重古約合兵討巢廣明二年玫襲賊戰開遠門槍洞咽不死

以功多擢乾符末領邠寧節制與平號定國若戰海上

敗走邠詔益靈鹽軍拜河南都統引中和中收復京師

兵屯中橋列五壁進西北面都統與侯光啓元年冬

與太原李克用東方達同制加使相封吳光啓元年冬

討王重榮受詔招討河中合卹延靈夏軍三萬保沙苑

軍敗因縱軍還掠僖宗蒼黃幸鳳翔避以軍容使田令

孜失策時諸軍皆怒乃徇人情表請誅令孜密召孜逆

帝政趨

令孜與楊復恭挾帝西幸走陳倉遂

攻又失策

乃虜嗣襄王煊與蕭遵等同立爲帝大行封拜以啖諸
侯而天下之人歸者十五六焉與李昌符始謀冊立及
後孜自稱大丞相吐握在己昌符怒之乃以表送款行
在復密結樞密使楊復恭人心乃離時行在出令有能
斬朱孜首者授以邠帥賊將王行瑜以大唐峯不利退
保鳳州終慮得罪與腹心密謀徑入京師時孜有第在
和善里

孜居孔緯第
方據几署事

行瑜率兵仗入見孜猶責以擅還

行瑜曰我要代爾領邠州節制何復多言遂斬之

殺其徒數

百諸軍遂大亂燒京師時盛寒吏民被剽斂僵死尸相
藉卽傳首興元帝爲受俘馘宦者僞樞密使王能著等

皆坐誅

王行瑜者邠州人也少隸本軍事朱玫爲偏將平巢寇有功光啓二年玫冊嗣襄王熈爲僞帝授天平軍節度使領兵守大散關攻大唐峯爲李鋌所敗乃送款行在以部下反攻朱玫於闕下斬之因授邠州節度使後平楊守亮於山南以功累加至中書令

景福元年與李茂貞韓建及弟同州

節度使行實請討楊守亮於山南且言不敢仰度支費止請加茂貞招討一節宦官難之昭宗亦顧茂貞等得山南則益橫不許行瑜等因擅興軍擊取之後茂貞拒覃王殺宰相行瑜參有力得賜鐵券稍憑兵賊

景

福中逼朝廷加尙書令宰臣韋昭度密奏不可

但加號尙父行

瑜悲甚會河中王重榮喪李克用請以其子珂嗣節度而行瑜建茂貞請授王珙

會韓建李茂

貞稱兵入覲欲行廢立不果乃請殺昭度與李璣

留弟行約

宿衛是歲又遣弟行約攻河中河中引太原軍至由是大

敗州行實棄同趨長安行約行實劫駕不獲遂歸邠州行瑜率兵

屯梨園王師圍急執其母及行瑜子俘大校帝下詔削行瑜官爵行實行約先

敗次保龍泉茂貞壁其西克用夜發精騎擾饒道岐軍走行瑜又遁至邠州

不能守厚賂克用求自歸克用軍環其城行瑜窮登城哭語克用曰我無罪昨殺大臣脅天子岐人也

行實止宿衛而有司妄以劫遷罪歸之今公討亂者當

問茂貞願得束身歸聽命天子克用曰尚父何自卑吾

被命討二賊公其一也如歸國者當從中決老夫敢專之邪行瑜度不免乾化二年十一月

挈族至慶州爲部下所殺傳首京師帝御延喜門納之於是乾寧二年也其屬二百

人克用獻於朝始行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至是帝怒放死嶺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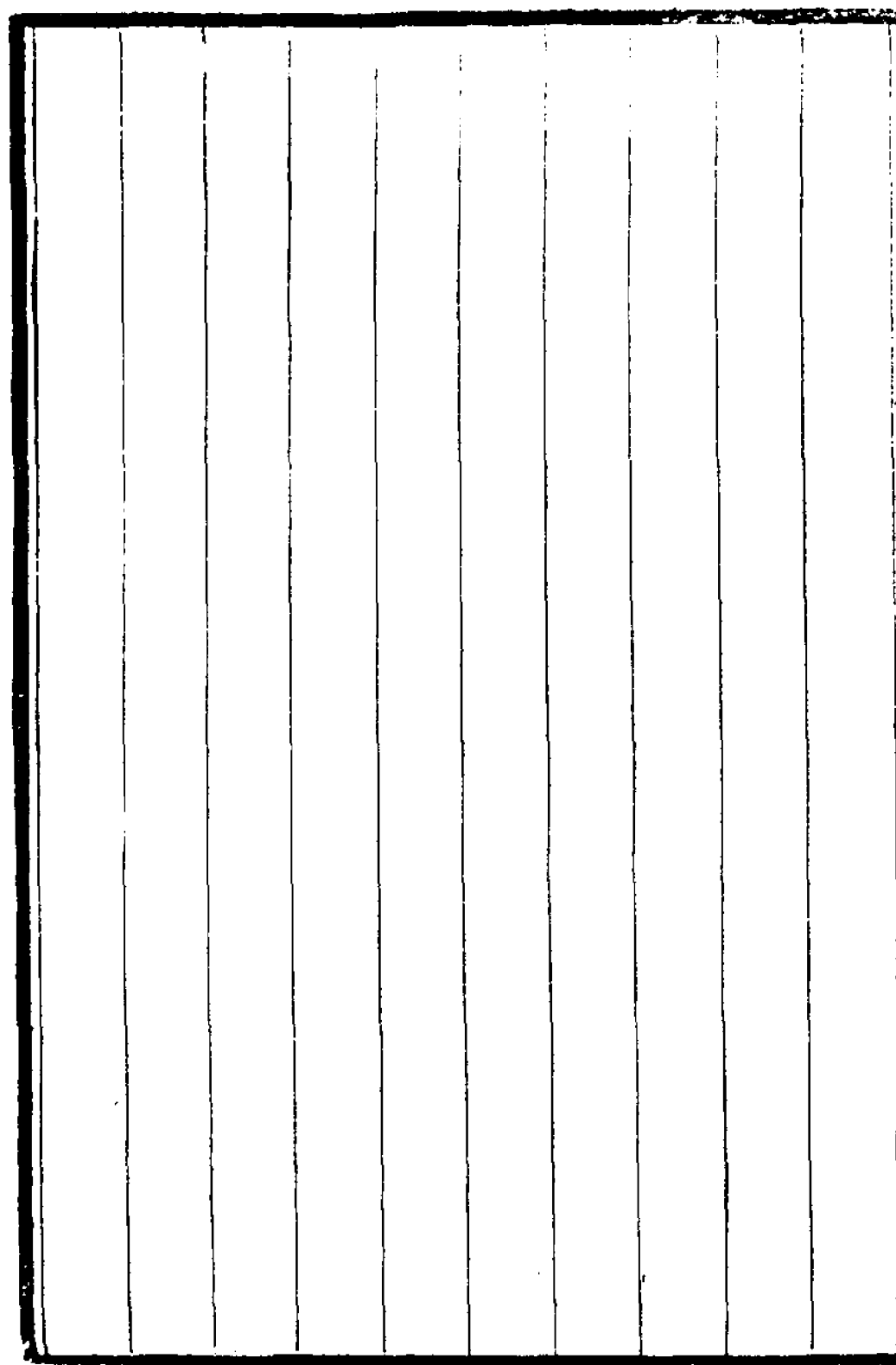
史臣曰自天寶已降內官握禁旅中閹纂繼皆出其心

故手纔攬於萬機目已睨於六宅防閑禁錮不近人情
文宗好古睦親至敦友悌悔前非於齊湊褻以儲闈付
後事於陳王歸其胄席或降輿朱邸對食瓊筵怡怡申
肺腑之情穆穆盡棣華之義近朝盛美可洽風謠昭肅
惑讒毒流安邸雖覽大臣之議欲使磐維竟無出閣之
儀終身幽枉谷風之怨可爲傷心大中咸通已來寶圖
世及犬牙麟趾雖不迫於姬周豆什布謠未甚悲於宗
籍於姬不足比魏有餘

贊曰周封子弟運祚綿長管蔡勦絕魯魏克昌誅叛賞
順王者大綱法不私親棣萼其芳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六

唐書二百二十六 憲宗以下諸王



唐書卷第二百二十七

翟百毛

李宗閔

楊嗣復

子授子熒損

楊虞卿

弟漢公兄汝士魯士汝士子知溫知至

馬植

李讓夷

魏謩

周墀

崔龜從

鄭肅

孫仁表

盧商

蕭鄴

從新書增

韋琮

從新書增

李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

元懿四世孫

祖自仙楚

州別駕父翽宗正卿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

等使翮兄夷簡元和中宰相宗閔貞元二十一年進士

擢第

調華州參軍事

元和四年復登制舉賢良方正科初宗閔

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應制之歲李吉甫爲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又第其策爲中等又爲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語同爲唱誹又言翰林學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上言裴垽時爲學士居中覆視無所異同吉甫泣訴於上前憲宗不獲已罷王涯裴垽學士垽守戶部侍郎涯守都官員外郎吏部尚書楊於陵出爲嶺南節度使

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出爲果州刺史王涯再貶虢州司

馬貫之再貶巴州刺史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

宗閔補洛陽尉

隨牒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禮

部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

爲彰義軍觀察判官賊平遷駕部郎中又以本官知制

誥穆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時餽自宗正卿出刺華州父

子同時承恩制人土榮之長慶元年子壻蘇巢於錢徽

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貶劔州刺史時

李吉甫子德裕爲翰林學士錢徽榜出德裕與同職李

紳元稹連衡言於上前云徽受請託所試不公故致重

覆比相嫌惡因是列爲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復入爲中書舍人三年冬權知

禮部侍郎

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

四年貢舉事畢

權知兵部侍郎寶祿元年正拜兵部侍郎父憂免大和

二年起爲吏部侍郎賜金紫之服三年八月以本官同

平章事時裴度薦李德裕將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爲

中人助宗閔者所沮復出鎮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

人唱和凡德裕之黨皆逐之累轉中書侍郎集賢大學

士七年德裕作相

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中朝半

爲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黨與破矣帝曰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爲黨

魁德裕因請皆出爲刺史帝然之卽以虞卿爲常州元夫爲汝州蕭澣爲鄭州宗閔曰虞卿位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日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能對

六月罷宗閔知政事檢校禮部尙書同平章事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宗閔爲吏部侍

郎時因駙馬都尉沈羲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

楊承和

王踐言

二人數稱之於上前故獲徵用及德裕秉

政羣邪不悅而鄭注李訓深惡之文宗乃復召宗閔於

興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閔爲興元尹旣

再得權位輔之以訓注尤恣所欲進封襄武侯食邑千

戶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得罪宗閔極言救解文宗

怒叱之曰爾嘗謂鄭覃是妖氣今作妖覃耶爾耶翼日

貶明州刺史尋再貶處州長史七月鄭注發沈蟻宋若

憲事

且言頃上有疾密問術家呂華迎考命厯日惡十月而踐言監軍劍南受德裕賕復與宗閔家私

內官楊承和韋元素沈蟻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

蟻逐柳州元素等悉流嶺南

又貶宗閔潮州司戶時訓注竊弄威權

凡不附已者目爲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情不安九月詔曰朕承天纘厯燭理不明勞虛襟以求賢勵寬德以容衆頃者或台輔乖弼違之道而具寮扇朋附之風翕然相從實敦彝憲致使薰蕕其器賢不肖並馳退迹者成後時之夫登門者有迎

吠之客繆戾之氣堙鬱和平而望陰陽順時疵癘不作
朝廷清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旣再申朝
典一變澆風掃清朋比之徒匡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
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
不自安今斯曠然明喻朕意應與宗閔德裕或親或故
及門生舊吏等除今日已前黜遠之外一切不問各安
職業勿復爲嫌文宗以二李朋黨繩之不能去嘗謂侍
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宗閔雖驟放黜竟免李
訓之禍開成元年幽州史元忠河陽李載義累表論洗量移衢州司馬二年

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厚善欲拔用之而畏鄭覃沮議而

託中人密諷於上上以嗣復故因紫宸對謂宰相曰宗
閔在外四五年宜別授一官鄭覃曰陛下憐其地遠宜
移近內地三五百里不可再用姦邪陛下若欲用宗閔
臣請先退陳夷行曰比者宗閔得罪以朋黨之故恕死
爲幸寶厯初李續之張又新蘇景胤等朋比姦險幾傾
朝廷時號八關十六子李珣曰主此事者罪在逢吉李
續之居喪服闋不可不與一官臣恐中外衣冠交興議
論非爲續之輩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求
理何惜此十數纖人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憎愛
上曰與一郡可也鄭覃曰與郡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

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之惡幾覆邦家國之巨蠹也嗣復曰比者陛下欲加鄭注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覃曰嗣復黨庇宗閔臣觀宗閔之惡甚於李林甫嗣復曰覃語太過昔元宗季年委用林甫妬賢害能破人家族宗閔在位固無此事況大和末宗閔德裕同時得罪二年之間德裕再領重鎮而宗閔未離貶所陛下懲惡勸善進退之理宜均非臣獨敢黨庇昨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臣以益前年犯贓未可其奏鄭覃託臣云幸且勿論孰爲黨庇翼日以宗閔爲杭州刺史四年冬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鄭覃陳夷行罷相嗣復方再拔

用宗閔知政事俄而文宗崩會昌初李德裕秉政嗣復李珣皆竄嶺表三年劉稹據澤潞叛德裕以宗閔素與

劉從諫厚上黨近東都宗閔分司非便出爲封州

新書潮州

刺史又發其舊事

稹敗得交通狀貶漳州長史流封州宣宗卽位

貶郴州司馬

卒於貶所

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旣寢貴喜權勢初爲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爲相宗閔遂

與爲怨韓愈爲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貶

子琨瓚大中朝皆

進士擢第令狐綯作相特加獎拔瓚自員外郎知制誥

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綯罷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御軍

無政爲卒所逐貶死自天寶艱難之後宗室子弟賢而

立功者唯鄭王曹王子孫耳夷簡再從季父汧國公勉

德宗朝宰相夷簡諸弟夷亮夷則夷範皆登進士第宗

閔弟宗冉宗冉子深湯湯累官至給事中咸通中踐更

臺閣知名於時

累官京兆尹黃巢陷長安殺之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

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

妻以其女

謂其妻柳氏曰吾閨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

必爲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後滉見之撫

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嗣復

七八歲時已能秉筆爲文年二十進士擢第二十一又

登博學宏詞科釋褐祕書省校書郎

與裴度柳公綽皆為武元衡所知表

署劍南幕府

遷右拾遺直史館以嗣復深於禮學改太常博

士元和十年累遷至刑部員外郎鄭餘慶為詳定禮儀使奏為判官改禮部員外郎時父於陵為戶部侍郎嗣復上言與父同省非便請換他官詔曰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下親者但非連判及勾檢之官并官長則不在迴避之限如官署同職司異雖父子兄弟無所避嫌再遷兵部郎中長慶元年十月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皆權德輿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與之同四年僧孺作相欲薦拔大

用又以於陵爲東都留守未歷相位乃令嗣復權知禮部侍郎寶曆元年二月選貢士六十八人後多至達官文宗卽位拜戶部侍郎以父於陵太子少傅致仕年高多疾懇辭侍養不之許大和四年丁父憂免七年三月起爲尙書左丞其年宗閔罷相德裕輔政七月以嗣復檢校禮部尙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宗閔復知政事三月以嗣復檢校戶部尙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等使開成二年十月入爲戶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三年正月與同列李珣竝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進階金

紫宏農伯食邑七百戶上以幣輕錢重問鹽鐵使何以去其太甚嗣復曰此事累朝制置未得但且禁銅未可變法法變擾人終亦未能去弊李珣曰禁銅之令朝廷常典但行之不嚴不如無令今江淮已南銅器成肆市并逐利者銷錢一緡可爲數器售利三四倍遠民不知法令率以爲常縱國家加鑪鑄錢何以供銷鑄之弊所以禁銅之令不得不嚴八月紫宸奏事曰聖人在上野無遺賢陸滂上疏論兵雖不中時事意亦可獎閒居蘇州累年宜與一官李珣曰士子趨競者多若獎陸滂貪夫知勸矣昨竇洵直論事陛下賞之以幣帛況與陸滂

官耶帝曰洵直獎其直心不言事之當否鄭覃曰若苞藏則不可知嗣復曰臣深知洵直無邪惡所奏陸洿官尙未奉聖旨鄭覃曰陛下須防朋黨嗣復曰鄭覃疑臣朋黨乞陛下放臣歸去因拜乞罷免李珣曰比來朋黨近亦稍弭覃曰近有小朋黨生帝曰此輩凋喪向盡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之卽今尙在珣曰今有邊事論奏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珣嫉惡則珣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臣今不知鄭覃指誰爲朋黨因當香案前奏曰臣待罪宰相不能申夔龍之道唯以朋黨見譏必乞陛下罷臣鼎職上慰勉之文宗方以

政事委嗣復惡覃言切帝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讖書決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此說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亂賊非所重也李珣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神符命理平之代只合推諸人事上曰卿言是也帝又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人之道歷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問新修開元政要叙致何如嗣復曰

臣等未見陛下若欲遺之子孫則請宣付臣等叅詳可

否元宗或好遊畋或好聲色與貞觀之政不同故垂裕

須當方堪流傳

是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記錄

姚璘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

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四年五月上問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記錄監修

李珣曰是臣職司陳夷行曰宰相所錄必當自伐聖德
卽將掩之臣所以頻言不欲威權在下珣曰夷行此言
是疑宰相中有賣威權恣刑賞者不然何自爲宰相而
出此言臣累奏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
開成元年二年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曰

開成元年二年是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珣
同之臣蒙聖慈擢處相位不能悉心奉職鄭覃云三年
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之罪也陛下縱不誅夷臣合自
求泯滅因叩頭曰臣今日便辭玉階不敢更入中書卽
趨去上令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覃起
謝曰臣性愚拙言無顧慮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
公亦無甚處臣亦不獨斥嗣復遽何至此所爲若是乃
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陛下不以臣微才用爲中書侍
郎時政善否其責在臣陛下月費俸錢數十萬時新珍
異必先賜與蓋欲輔佐聖明臻於至理旣一年不如一

年非惟臣合得罪亦上累聖德伏請別命賢能許臣休

退上曰鄭覃之言偶然耳奚執咎耶嗣復數日不入上

表請罪帝方委用乃罷鄭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

復進加門下侍郎

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者菁

華乃出帝曰昔蕭復秉政難言者必言卿其志之

明年正月文宗崩先是以敬

宗子陳王爲皇太子中尉仇士良違遺令立武宗武宗

之立旣非宰相本意甚薄執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

淮南入輔政

罷嗣復爲吏部尚書

九月出嗣復爲湖南觀察使明

年誅樞密薛季稜劉宏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珣

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

與珏宰相崔鄆崔珙等亟請開延英因極言國朝故事
大臣非惡逆顯著未有誅戮者願陛下復思其宜帝良
久改容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
扶冊陳王嗣復宏逸志在樹立安王立陳王猶是文宗
遺旨嗣復欲立安王全是希楊妃意旨嗣復嘗與妃書
云姑姑何不教則天臨朝珙等曰此事曖昧眞虛難辨
帝曰楊妃曾臥疾妃弟元思文宗令入內侍疾月餘此
時通導意旨朕細問內人情狀皎然我不欲宣出於外
向使安王得志我豈有今日然爲卿等恕之乃追潭桂
二中使再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卽位

起爲江州刺史徵拜吏

部尙書大中二年自潮陽還至岳州病一日而卒時年

六十六贈左僕射諡曰孝穆

嗣復領貢舉時於陵自洛入朝乃率門生出迎置酒

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子損授技拭搗而授最賢以爲美

授字得符大中九年進士擢第釋褐從事諸侯府入爲

鄆縣尉集賢校理歷監察御史殿中分務東臺再遷司

勲員外郎洛陽令兵部員外郎李福爲東都留守奏充

判官改兵部郎中由吏部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出爲

河南尹盧攜作相召拜工部侍郎黃巢犯京師僖宗幸

蜀徵拜戶部侍郎以母病求散秩改祕書監分司車駕

還拜兵部侍郎宰相有報怨者改左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又轉太子賓客從昭宗在華下改刑部尙書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

子昶字公隱進士及第再遷左拾遺昭宗初卽位喜遊宴不恤時事昶上疏極諫帝面賜緋袍象笏崔安潛出鎮青州辟爲支使不至鎮改太常博士歷主客戶部二員外郎關中亂崔胤引朱全忠入京師乃挈家避地湖南官終諫議大夫

損字子默以蔭受官爲藍田尉三遷京兆府司錄叅軍入爲殿中侍御史家在新昌里與宰相路巖第相接巖

以地狹欲易損馬廐廣之遣人致意時損伯叔昆仲在朝者十餘人相與議曰家門損益恃時相何可拒之損曰非也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先人舊業安可以奉權臣窮達命也巖不悅會差制使鞠獄黔中乃遣損使焉踰年而還改戶部員外郎洛陽縣令入爲吏部員外郎出爲絳州刺史路巖罷相徵拜給事中遷京兆尹盧攜作相有宿憾復拜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時軍亂逐前使崔堯損至盡誅其亂首踰年改青州刺史御史大夫淄青節度使又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未赴鄆復留青州卒於鎮技進士及第位至中書

唐書卷三十一
舍人拭官終考功員外郎擢終兵部郎中拭擢竝進士

擢第

楊虞卿字師臯虢州宏農人祖燕客父寧貞元中爲長安尉少有棲遁之志以處士徵入朝有口辨優游公卿

間竇參尤重之會參貶仕進不達而卒

寧擢明經調臨渙主簿棄官還

夏與陽城爲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大夫召城城未拜詔寧卽論與俱來陝虢觀察使李齊運表置幕府齊運入爲京兆尹表奉先主簿拜監察御史坐累免順宗初召爲殿中侍御史終國子祭酒虞卿元和五

年進士擢第又應博學宏辭科

爲校書郎抵淮南委婚幣焉會陳商葬其先貧

不振虞卿未嘗與遊悉所齎助之

元和末累官至監察御史穆宗初卽

位不修政道盤遊無節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鳥遭害

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況詔旨勉諭許陳愚誠
故臣不敢避誅以獻狂瞽竊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爲憂
不聞以位爲樂况北虜猶梗西戎未賓兩河之瘡痍未
平五嶺之妖氛未解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
修邊儲屢空國用猶屈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陛下初
臨萬寓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凝旒
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外有所觀焉自聽政以來六
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龍顏承聖問其餘侍
從詔誥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臣盈廷
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由主恩尙疎而衆正之

路未啓也夫公卿大臣宜朝夕接見論道賜與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今自宰相已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坐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已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祇奉天睠以承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倖門況陛下神聖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徧顧問惠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昭明陛下求理於公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然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危思安之心不相殊而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

得皆爲聖帝明王小臣疎賤豈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

祿以負聖朝惟陛下圖之帝深獎其言

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

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慰謝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

用也尋令奉使西北邊犒賞戍卒遷侍御史再轉禮部員

外郎史館修撰長慶四年八月改吏部員外郎大和二

年南曹令史李寶等六人僞出告身籤符賣鑿空僞官

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受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

卿按得僞狀捕寶等移御史臺鞠劾寶稱六人共率錢

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溫亮求不發舉僞濫事迹

私奴受三十萬

虞卿縛奴送獄

乃詔給事中嚴休復中書舍人高鉞左丞韋景

休充三司推案而溫亮逃竄竇等既伏誅虞卿以檢下

無術停見任及李宗閔牛僧孺輔政起爲左

新書

司郎

中五年六月拜諫議大夫充宏文館學士判院事六年

轉給事中七年宗閔罷相李德裕知政事出爲常州刺

史虞卿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爲姦利每歲銓曹貢部

爲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沈取

捨出其屑吻

當時有蘇景胤張元夫而虞卿兄弟汝士漢公爲人所奔向故語曰欲趨舉場問蘇

張蘇張猶可

三楊殺我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

時號黨魁八年宗閔復入相尋召爲工部侍郎九年四

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

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筭民間相告語局鑰小兒甚
密街肆恟恟上聞之不悅鄭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
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昨窮問其由此語出於
京兆尹從人因此扇於都下上怒卽令收虞卿下獄虞
卿弟漢公并男知進等八人自繫撾鼓訴冤詔虞卿歸
私第翼日貶虔州司馬再貶虔州司戶卒於貶所子知
進知退壇堪弟漢公皆登進士第知退歷都官戶部二
郎中堪庫部吏部二員外郎

漢公

字用父

元和八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釋褐爲李

絳興元從事絳遇害漢公遁而獲免累遷戶部郎中史

館修撰大和七年遷司封郎中

坐虞卿下除舒州刺史徙湖亳蘇三州擢桂管

浙東觀察使由戶部侍郎拜荆南節度使召為工部尚書或劾漢公治荆南有貪賊降祕書監稍遷國子祭酒宣宗擢為同州刺史於是給事中鄭裔綽鄭公與共奏漢公冒猥無廉槩不可處近輔三還制書帝他日凡門下論執駁正未嘗卻漢公素結左右有奧助至是帝惑不從制卒行會寒食宴近臣帝自擊毬為樂巡勞從臣見裔綽等曰省中議無不從唯漢公事為有黨裔綽獨對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為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既以墨敗陛下容可舉劇郡私貪人帝恚見顏色間翼日斥裔綽為商州刺史漢公自同州更宣武天平兩節度使卒漢公子範籌皆登進士第累辟使府虞卿初從

二字誤

兄汝士

汝士字慕巢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累辟使府長慶元年為右補闕坐弟殷士貢舉覆落貶開

江令入爲戶部員外郎再遷職方郎中大和三年七月以本官知制誥時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待汝士厚尋正拜中書舍人改工部侍郎八年出爲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入爲戶部侍郎開成元年七月轉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四年九月入爲吏部侍郎位至刑部尚書卒子知溫知遠知權知權新書虞卿子皆登進士第知溫累官至禮部郎中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左丞出爲河南尹陝虢觀察使遷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案本紀知溫乾符中

爲荆南節度新書本傳終荆南知溫弟知至累官至比節度使未嘗爲山南東道疑誤

部郎中知制誥坐故府劉瞻罷相貶官知至亦貶瓊州

司馬入爲諫議大夫累遷京兆尹工部

新書
戶部

侍郎知溫

知至皆位至列曹尙書汝士弟魯士

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慶元年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殷士與鄭朗等覆落因改名魯士復登制科位不達而卒初汝士中第有時名遂歷清貫其後諸子皆至正卿鬱爲昌族所居靜恭里知溫兄弟並列門戟咸通中昆仲子孫在朝行方鎮者十餘人

馬植

字存之

扶風人父曠

新書
作勲

植元和十四年進士擢第

又登制策科釋褐壽州團練副使得祕書省校書郎三
遷饒州刺史開成初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安南招討
使植文雅之餘長於吏術三年奏當管羈縻州首領或
居巢穴自固或爲南蠻所誘不可招諭事有可虞臣自
到鎮約之以信誠曉之以逆順今諸首領總發忠言願
納賦稅其武陸縣請升爲州升爲陸州以首領爲刺史從之
又奏陸州界廢珠池復生珠以能政就加檢校左散騎
常侍加中散大夫轉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入爲大理卿
召拜光祿卿遷大理植以文學政事爲時所知久在邊遠及還朝
不獲顯官心微有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卽位宰相

白敏中與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

加植金紫光祿大夫行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轉戶部侍郎領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

郎兼禮部尚書敏中罷相植亦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初左軍中尉馬元贊最爲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贊善至通昭穆元贊以賜帶遺之他日對便

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既行詔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

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數年出爲許州刺史檢校刑部尚書忠

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大中末遷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

觀察等使卒于鎮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

其驕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

舉酒今緘辱收與大學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論救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爲朝長云

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祖悅父應規讓夷元和十四年

擢進士第釋褐諸侯府

辟鎮國李絳府判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

大和初

入朝爲右拾遺

與宋申錫善申錫爲翰林學士林學士薦讓夷右拾遺

召充翰林學士

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轉左補闕三年遷職方

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

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起居舍人李褒有痼疾請罷

官宰臣李石奏闕官上曰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嘗兼此

官卿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

簡蕭俶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
曰崔球遊宗閤之門赤墀下秉筆記注爲千古法不可
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其爲人
主大臣知重如此二年拜中書舍人以鄭覃此言深爲
李珣楊嗣復所惡終文宗世官不達及德裕秉政驟加
拔擢歷工戶二侍郎轉左新書丞累遷檢校尚書右僕
射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宣宗卽位進
空門下侍郎爲大尚書右僕射罷相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案淮
行山陵使未復土南是時李紳會昌六年卒崔鄴
代非讓夷也當從以太子賓客分司卒贈司徒讓夷廉
舊書本紀作劍南以
顯劇以儉約自
將爲世咨美

魏謩字申之鉅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徵貞觀朝名相曾

祖殷汝陽令祖明亦爲縣令父馮獻陵臺令謩大和七

年登進士第楊汝士牧同州辟爲防禦判官長春官得

祕書省校書郎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入朝薦爲右拾

遺文宗以謩魏徵之裔頗奇待之前邕管經略使董昌

齡枉殺錄事叅軍衡方厚坐貶溱州司戶至是量移硤

州刺史謩上疏論之曰王者施渙汗之恩以赦有罪唯

故意殺人無赦昌齡比者錄以微効授之方隅不能祇

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專殺事跡顯彰妻孥銜冤萬里

披訴及按鞠伏罪貸以微生中外議論以爲屈法今若

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拔擢而冤苦者何伸交
素憲章有乖至理疏奏乃改爲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
孝本皇族也坐李訓誅有女沒入掖廷謦諫曰臣聞治
國家者先資於德義德義不修家邦必壞故王者以德
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要在修身修身之道在於孜
孜夫一失百虧之戒存乎久要之源前志曰勿以小惡
而爲之勿以小善而不爲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
日焉顯晦之微人皆瞻仰照臨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設
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貴聞其過也陛下卽位已來誕
敷文德不悅聲色出後宮之怨婦配在外之鰥夫泊今

十年未嘗採擇自數月已來天睠稍迴留神妓樂教坊
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莊宅司收市疊疊有聞昨又宣
取李孝本之女入內宗姓不異寵幸何名此事深累慎
修有虧一簣陛下九重之內不得聞知凡此之流大生
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塵穢之嫌夫欲人不知莫若
勿爲諺曰止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伏希陛下照
鑒不惑崇千載之盛德去一旦之玩好教坊停息宗女
遣還則大正人倫之風深宏王者之體疏奏帝卽日出
孝本女遷謦右補闕詔曰昔乃先祖貞觀中諫書十上
指事直言無所避諱每覽國史未嘗不沈吟伸卷嘉尙

久之爾爲拾遺其風不墜屢獻章疏必道其所以至於
備灑掃於諸王非自廣其聲妓也恤髻鬣之宗女固無
嫌於徵取也雖然疑似之間不可家至而戶曉爾能詞
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謗諤似其先祖
吾豈不能虛懷延納仰希貞觀之理歟而謦居官曰淺
未當叙進吾豈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補闕帝謂宰
臣曰昔太宗皇帝得魏徵裨補闕失弼成聖政我得魏
謦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不敢希貞觀之政庶幾處無
過之地矣敎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
旨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揚府司馬宰臣奏曰揚府司

馬品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授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
臣對亟稱朝霞之善暮聞之累疏陳論乃改授潤州司
馬荆南監軍使呂令琮從人擅入江陵縣毀罵縣令韓
忠觀察使韋長申狀與樞密使訴之暮上疏曰伏以州
縣侵屈只合上聞中外關連須存舊制韋長任膺廉使
體合精詳公事都不奏聞私情擅爲踰越況事無巨細
不可將迎縣令官業有乖便宜理罪監軍職司侵越卽
合聞天或以慮煩聖聽何不但申門下今則首紊常典
理合糾繩伏望聖慈速加懲誡疏奏不出時論惜之三
年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

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卽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謩將退又召誠之曰事有不當卽須奏論謩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臣不敢輒踰職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直宏文館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宏文館事

事

固讓不見可乃拜

紫宸入閣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

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誠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臣以陛下爲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
取觀之謩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爲非法
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
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

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及黨與治軍中反狀

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史中丞高元裕建言獄當與衆共之刑部大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請歸有司未報謩上言事繫軍卽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兵留仗內餘付御史臺臺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

謩初立朝爲李固言

李珣楊嗣復所引數年之內至諫議大夫武宗卽位李
德裕用事謩坐楊李之黨出爲汾州刺史楊李貶官謩
亦貶信州長史宣宗卽位白敏中當國量移郢州刺史

尋換商州二年內徵爲給事中遷御史中丞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賊罪貴戚憚之兼戶部侍郎判本司事謬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謝日奏曰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夔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內寧息臣愚所切者陛下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上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謬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尋兼集賢大學士詹毗國獻

象謩以其性不安中土請還其使從之太原節度使李
業殺降虜北邊大擾業有所恃人不敢非謩卽奏其事
乃移業滑州加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曙
家藏兵甲曙坐貶官而慶無罪謩引法律論之竟杖殺
慶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修成文
宗實錄四十卷上之其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
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膳部員外郎牛叢
皆頒賜錦綵銀器序遷職秩謩轉門下侍郎兼戶部尙
書大中十年紀十一
年此誤以本官平章事成都尹劔南西川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一年紀十
二年以疾求代徵拜吏

部尙書以疾未痊乞授散秩改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
保十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司徒謚儀容魁偉
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謚
謹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
心重之然竟以語辭太剛爲令狐綯所忌罷之謩嘗鈔
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略有文集
十卷子潛滂潛登進士第潛子敖甥案子敖當作子敖
潛爲敖甥與敖子
琮爲中表故琮爲相汲引之也新書魏徵傳不著謩子
而宰相世系表乃云謩子潛潛子敖蓋因此文傳譌耳
然則子之作
子其誤久矣後琮爲相潛歷顯官

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祖頴父霈

新書宰相世系表祖沛父頴

墀

少孤事母

孝長慶二年擢進士第

辟河南團練府巡官入為監察御史

大和末累遷

至起居郎墀能為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補集賢學士

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閔歲召還大和末訓注亂

政以黨語汙播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為宗閔所

禮不能以罪誣轉考功員外郎仍兼起居舍人事

帝御紫宸

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最為天子欽矚開成二年冬以本官知制

誥尋召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十月正拜

中書舍人內職如故武宗即位

以疾改工部侍郎

出為華州刺

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改鄂州刺史御史中丞鄂岳

觀察使

勅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

會昌六年十一月遷

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滑

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上柱國汝南男食

邑三百戶

宿將暴警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

入朝爲兵部侍郎判

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

郎監修國史兼刑部尚書

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以廣父功凡

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由是妄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罷相檢校刑部尚書梓州刺史御河湟事墀對不合旨

史大夫劔南東川節度使未行

駙馬都尉鄭顥言於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

以直言追制改檢校右僕射加食邑五百戶歷方鎮卒

免帝悟年五十九贈司徒

崔龜從字元告清河人祖璜父誠

新書宰相世系表祖誠父黃互異而璜又

作黃

官微龜從元和十二年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

科及書判拔萃二科釋褐拜右拾遺大和二年改太常

博士龜從長於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

於敬宗室祝板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

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

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

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稱孝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

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非子者則不稱傍親直言

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爲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

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又以祀九宮壇舊是大祠龜從議曰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誓百官尊卑乖儀莫甚於此若以嘗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爲中祠制從之龜從又以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輟朝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

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
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旣歿其夕爲罷警嚴張公謹之
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閔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
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
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稱情之文無
虧於典禮又奏文武三品官薨卒輟朝有未經親重之
官今任又是散列者爲之變禮誠恐非宜自今後文武
三品以上官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
請不在輟朝之限從之累轉考功郎中史館修撰九年
轉司勳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

爲華州刺史三年三月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四年
權判吏部尙書銓事大中四年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兼吏部尙書五年七月授成績唐厯三十卷上之五年
罷相檢校吏部尙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
累歷方鎮卒

鄭肅

字又敬

滎陽人祖烈父閱世儒家肅苦心力學元和

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

補興平尉

歷佐使府大和初

入朝爲尚書郎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爲古文長於經
學左邱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已下必就肅決之時魯
王承有寵文宗擇名儒爲其府屬用戶部侍郎庾敬休

兼王傅戶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以肅本官兼長史由是知名明年魯王爲太子肅加給事中九年改刑部侍郎尋改尙書右丞權判吏部西銓事開成初出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二年九月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侍太子言論典正復令兼太子賓客爲東宮授經旣而太子失寵上不悅有廢斥意肅因召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子之義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楊妃故得罪乃以肅檢校禮部尙書兼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絳觀察等使會昌初武宗思太子永之無罪盡誅陷永之黨朝議稱肅忠正有大臣之節召拜太常卿累遷

戶部兵部尚書

遷山南東道節度使

五年以本官

檢校尚書右僕射

同平

章事加中書門下二侍郎監修國史兼尚書右僕射素

與李德裕親厚宣宗卽位

遷中書侍郎

德裕罷知政事肅亦

罷相復爲河中

新書荆南當從新書

節度使以疾辭拜太子太保

卒

贈司空諡曰文簡

子洎咸通中累官尚書郎出爲刺史洎子

仁規仁表俱有俊才文翰高逸仁規累遷拾遺補闕尚

書郎湖州刺史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

仁表擢第後從杜審權趙隣爲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爲

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

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

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盧商字爲臣范陽人祖昂澧州刺史父廣河南縣尉商元和四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登科少孤貧力學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范傳式廉察宣歙辟爲從事王播段文昌相繼鎮西蜀商皆佐職爲記室累改禮部員外郎大朝爲工部員外郎河南縣令歷工部度支司封三郎中大和九年改京兆少尹權大理卿事開成初出爲蘇州刺史中謝日賜金紫之服初郡人苦鹽法太煩姦吏侵漁商至籍見戶量所要自售無定額蘇人便之歲課

增倍宰相領鹽鐵以其績上遷潤州刺史浙西團練觀

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轉京兆尹三年朝廷用兵上黨飛

輓越太行者環地六七鎮以商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兼

供軍使

又詔杜悰兼鹽鐵度支并二使財以贍兵

軍用無闕逆稹盪平加檢

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劔南東川節度使宣宗卽位入

爲兵部侍郎

還判度支

尋以本官

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范陽郡開

國公食邑二千戶加兼工部尚書數年

數疑作明

檢校工部

尚書出爲鄂岳觀察使就加檢校兵部尚書

大中元年春早詔商

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因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爲武昌軍節度使

大中十

十字衍

三年以

疾求代徵拜戶部尚書其年八月卒於漢陰驛時年七

十一子知遠知微知宗僧朗堯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御史翰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爲荆南節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劍南西川南詔內寇不能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戶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訊獄不得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

唐書卷之七
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爲太子賓客分司卒

史臣曰宗閔嗣復承宗室世家之地胄有文學政事之美名徊翔清華出入隆顯苟能義以爲上羣而不黨議太平於稷契之列致人主於勲華之盛遭時得位誰曰不然而捨彼鴻猷狎茲鼠輩養虞卿而射利抗德裕以報仇矛盾相攻幾傾王室沒身蠻瘴其利伊何古者廉藺解仇冀全國體而邀懽釋憾實亂大倫世道銷刈一至於此崔魏二丞相嘉言啓奏無忝正人墀讓史才肅之禮學商之長者或登三事或踐六卿以道始終夫何

不遑

贊曰漢誅鉤黨魏破疽囊何鄧之後二李三楊偷權報
怨任國存亡書茲覆轍敢告巖廊

唐書二百二十七

